

晋江暖爱作家

南枝

首部内地出版佳作
网络百万点击加持!



黑天鹅 × 白马
女主 × 王子
不一样的爱情
总有一个人在前方等你

骄傲与 傲“骄”

Nan-Zhi
南枝 著

盛情推荐
张瑞 梦溪石 蝶之灵 青罗扇子 非天夜翔

Young

年少时光，有多少骄傲，让我们在日思夜想的人面前踟蹰不前。
每一句故意刺伤对方的话，其实不过是放不下的自尊，让那句“我很喜欢你”难以出口。
如果我们已经长大，是否能够弥补那时的错过。
在退一步和进一步里，找到相爱的相处之道。

If we

世界知识出版社

骄傲与骄傲

南枝 / 著

W A 世界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骄傲与傲骄 / 南枝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012-4971-8

I. ①骄…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8888 号

书 名 骄傲与傲骄
Jiao'ao yu Aojiao

作 者 南枝

责任编辑 余岚

责任出版 刘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 品 人 赵雷

总 策 划 紫总 青罗扇子

美术设计 王梦叶

封面绘制 匪萌十月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印张 710x1000毫米 1/16 17.5印张

字 数 322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971-8

定 价 29.80元

目录

01	第一章	重逢
32	第二章	转机
57	第三章	入局
89	第四章	纠缠
116	第五章	深情
142	第六章	忐忑
177	第七章	深交
208	第八章	心思
249	第九章	情
268	番外	围城不冷

这年的清明节没下雨，天气已经带着入夏的炎热，柳箬捧着一大捧白菊花，从出租车上下来。此时天色还早，但公墓里已有不少人，柳箬身高腿长，走得很快，她穿过不少前来扫墓的家庭，到了柳爸爸的墓前。

正如之前几年所见，柳爸爸的墓已被扫过了，墓前摆放着一捧白菊花，台基上还有一点酒迹。

柳箬判断每年来为父亲扫墓的应该是他的朋友，不然不会带酒来。只是不知这个朋友是男是女。

她也想过要早些来和他相遇，但每次都没有遇到。

柳箬有些许遗憾，将手里的菊花放好，她坐在旁边和柳爸爸说了会儿话，说她现在一切都好，说她会好好照顾妈妈，让他在地下安息。

回到市区，柳箬接到高中同学丛渊的电话，丛渊约她过两天一起吃饭，柳箬说：“怎么又约我，你不忙吗？”

丛渊和她不仅是高中同学，读硕士博士时也在同一所学校，从事的工作也有关联，关系便比别人都亲近些。

丛渊答道：“医院里的领导和同事也会去，你博后做完了总要工作，你可以看看要不要来我们医院。”

看柳箬没及时回答，他担心她不去，又说：“有几个都是你认识的人，这次是药品公司请客，你不用担心是吃我，来吧。”

柳箬被他说得好笑：“好吧，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去看看。”

过了几天，柳箬便去了丛渊邀请的饭局，饭局上大多数人果真都认识，有一位还曾经让她帮忙修过SCI论文，所以和她格外亲近。饭后，大家又约着去唱歌，因是公司请客，便在一家费用不菲叫尚虞的高档会所里。

这些医生有家有室，十一点多无论如何该回家了，柳箬同丛渊走在后面，丛渊问她愿不愿意去他们医院：“待遇不会少。”

柳箬却道：“我在申请出国做博后，所以大约不能去你们医院了。”

丛渊：“你也老大不小了，还不准备稳定下来结婚吗？”

柳箬不满地瞥他：“老大不小了就非要结婚？你不是也没有考虑结婚吗？”

丛渊：“可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男人四十岁也是一朵花，女人三十岁可就算老了，再不嫁人，就嫁不掉了。”

柳箬最近这种观点听得太多，开始还有点恼，现在连情绪也不会动了，说：“你这是性别歧视。我活着又不是为了嫁人。”

丛渊辩解：“我没性别歧视，只是说大众观点，我担心你。”又盯着柳箬：“难道你没打算结婚？”

柳箬不想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快步往前走去。

同在尚虞，包厢里，江辞对着手机不满道：“楚三，我们在尚虞里酒都喝了三轮了，你这人影儿还没呢，大家都在等你，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给个准数。”

楚未刚和启维集团的老总告辞，坐上自己那辆奔驰，被江辞这话吼得耳朵疼，他没好气地回他：“我这里忙呢，既然说了要去，难道会放你鸽子？”

江辞看了坐在一边和人划拳喝酒说话的谷雨嫣：“你当然会来，今天来也是来，明天来也是来，我们都等你呢。小志、云哥，大家都在。”

楚未将脑袋靠在车椅背上，用手捏了捏鼻梁，很是疲惫地说：“已经在车上了，别催了，半小时就到。”

江辞和他挂了电话，谷雨嫣就朝他挪过来了些，靠近他，略带几分期盼：“江少，怎么样？”

江辞的目光从谷雨嫣凹凸有致的身体上淡淡扫了一眼，心想这真是个尤物，真

不知道楚未怎么会和她分手。

谷雨嫣是这几年颇出风头的一个女星，虽说脸蛋有整过，但的确漂亮，身材又好，被封为宅男女神，接拍过不少电视，只是演技差，被称为花瓶。

楚未去年开始和她在一起，经常带她参加圈子里的朋友聚会。江辞和楚未是家世相当从小玩在一起的好哥们，便对这个谷雨嫣很熟悉。

这年三月，有记者偷拍到谷雨嫣和楚未在车里的接吻照，虽然车里黑乎乎一片，并没有把楚未照清楚，但一直不喜欢被媒体追踪的楚未还是不得已被曝光了同谷雨嫣的恋情。

从此楚未和谷雨嫣的关系反而冷淡了下来，虽然之后依然送过车和首饰，又被偷拍过两人一起在K城和巴黎逛街，媒体甚至炒出两人不久即将成婚的消息，但楚未身边这一干能玩会玩的哥们儿，都觉得这事很悬。

楚家家世不俗，楚未自己又不是只知受家族荫庇毫无能力的草包，他没像兄长一般走从政的路子，但在投资上极有眼光头脑，扶持出过好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赚钱项目。

谷雨嫣靠脸蛋、身材和F罩杯走红，借着楚未的投资，又拍了一部大导演的大制作电影，有大红的趋势，但这还不足以让楚未娶她。

人的感情是看得出的，江辞觉得楚未在谷雨嫣身上没有那种要和她共度一生的热情。而也正如他所见，两人果真出了危机。

楚未和谷雨嫣已经分手，最近借着忙，他拒绝谷雨嫣的约见，到后来，她的电话，他也不接。谷雨嫣没办法，只得找到江辞，向江辞打探楚未身边是不是有了新人。江辞不确定楚未是否有了新人，扯了些别的，之后实在受不了谷雨嫣的恳求，打电话让她来参加了这次聚会，对她说楚未会来，她有话可以当面和楚未讲。

他们这一干圈子里的哥们，定期都会聚一聚的，无论手里有什么事，大多都会来参加，第一当然是要联络感情，在一起放松放松，更多时候是互相交换些信息。所以他们这个圈子里面都是自己人，江辞打电话叫谷雨嫣来，是很给她面子。

江辞将手机在手指尖上转了转放到一边，对谷雨嫣说：“半小时就到了。”

谷雨嫣端了酒杯亲自向江辞敬酒：“江少，多谢你了。”

楚未到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二十了，要不是为了见他，几个哥们早就搂着佳人走了，谁有兴致在这包厢里喝酒、打牌、唱歌过一晚。

楚未进来就被大家攻击，赵禹志拉着他要灌他酒：“你有没有时间观念，我们约好的是九点吧，现在都要十二点了。喝酒，赶紧喝！”

楚未接过酒杯，毫不犹豫一杯到底，赵禹志又连连灌了他两杯才罢，楚未说：“今天算我头上吧。我的确有事才来晚了。”

龚云不知道楚未和谷雨嫣已经分手的事，以为谷雨嫣在，是楚未让她先来等着，就笑说：“我们倒没啥事儿，谷大明星等了好几个小时了，你先安抚她吧。”

包厢里灯光暧昧，大家又闹成一团，楚未进来就被赵禹志堵截喝酒，只和几个好兄弟打了招呼，并没注意到在一边坐着的谷雨嫣，听龚云这么一说，他心里就不高兴了，心想她怎么会在这里，憋着一股子气，目光在包厢里扫了扫。

虽然这里面一水的漂亮女人，但谷雨嫣在其中依然出色，很引人注目，楚未马上就发现了她。谷雨嫣并未矜持，走上前去，伸手拉住楚未的手：“算不得什么，以前我拍戏，楚未不是照样等我几个小时。”姿态亲昵，好若两人尚未分手。

她巧笑倩兮，楚未却不给面子地将她的手推开了，说：“谁请她来的，谁招待她？”

说完，就要往外走：“在这里喝酒没意思，我们换到浮丘去。”

江辞起身说：“楚三，你这真是没意思，我们等你这么久，你现在说换地儿就换地儿！”

楚未转脸过来对着他，刚进包厢的好脾气已经没了：“说好是兄弟聚会，你们谁什么时候当这种黏糊兮兮的红娘了？”

江辞被他闹得心里不痛快，本来他不想管楚未和谷雨嫣的事，但被楚未这话激怒：“我请的人，怎么着了！”

其他人赶紧过来拉架，楚未皱了一下眉，往外走，引楚未进来的女主管看他们闹得不痛快，就要上前打圆场，又自知分量不够，只得对楚未亦步亦趋：“楚少，都是好兄弟，这么点事，何必动气，伤了兄弟感情。”

楚未其实不会生这么大气，只是不想自己身边的兄弟再受谷雨嫣这个女人的引诱，帮她行这种方便，来帮两人复合。再说现在楚未看到谷雨嫣就满心不快，加上真的很疲惫，所以才我行我素出言伤人。

楚未没理那女主管，已经走出去了，江辞看他真走，也怒了：“我以后再管你闲事，我就是傻子。”

谷雨嫣没想到楚未一点情分不顾，跑去追他，楚未身高腿长走得快，她穿着高跟鞋，一直追到了楼下大厅，才堪堪将他拉住，也顾不得有人会看到，就要抱住楚

未：“楚未，你原谅我吧！”

楚未脸色实在不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就越发觉得腻味，顺手就把她推开了，怒道：“我们早完了，以后别再打着我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谷雨嫣穿着高跟鞋抱住他本就重心不稳，被楚未一推，就摔在了地上，正好有人没看清楚状况从旁边走过，谷雨嫣就那么摔在了人腿边，手还不自觉扒拉住了这人的裤子。

这家会所，大厅里一向没什么人，但这次谷雨嫣运气不佳，正好有另一拨人出来，在大厅里相遇，不少人看到了她被楚未嫌弃的情状。

不过能在娱乐圈上位，自是要舍得一张脸皮的，她楚楚可怜地说：“楚未，你听我解释。”

楚未没想到居然会把谷雨嫣推倒，但他此时又放不下架子去扶她起来，反而说：“没什么好解释！”

说完发现那个被谷雨嫣扒拉了一把的人弯下腰将谷雨嫣扶了起来，一双眼也朝他看过来，这人的眸子在大厅昏暗的光线里皎洁清亮，很漂亮，楚未那充满怒火和烦躁的心，就像烈日遇了清风雨水，瞬间冷静了下来。

这时候，女主管和龚云以及另几个哥们也追了上来。龚云要比楚未他们大一两岁，脾气好，性格比较老成，在他们这群人里，大多数时候在担任和事佬角色。

龚云上前拉住楚未，又看了一眼被人扶起来的谷雨嫣，说：“你们两个吵架，何必闹到大厅里来，好了，好了，赶紧回去了。”

又对谷雨嫣说：“雨嫣你没伤到哪里吧？”

谷雨嫣在圈子里被传是个性格较温柔的人，并不是耍脾气的那一类，此时她对着扶她的人道了谢，强忍了泪水装开心回龚云：“谢谢云哥了，我没事，就是楚未他……”

楚未抿着唇，被这么多人围观，他实在不好再发脾气，不然第二天网络和娱乐报纸上就会铺天盖地是他推谷雨嫣的新闻，他自觉自己形象没有那么坏，也不是故意推女人的人。

再说，不知为何，在他多看了扶谷雨嫣起来的那人几眼后，就觉得这人特眼熟。他开始还想这是哪位女星吗，这种气质倒是少见。不由被她吸引了部分注意力，对谷雨嫣也没有那么恼了。

楚未并没答应要回去：“云哥，你们自己回去继续玩吧，我有事先走了。”

龚云还没来得及再劝他两句，就有另一个声音插进来：“楚未，是楚未，好久不见了啊。”

此人一米七五多点，长得稍胖，脸有点圆，戴着黑框眼镜，有些孩子气的虎头虎脑，而他这突然插入进来的行为，也颇有些没看明白情势的傻乎乎。

楚未看过去，愣了愣，这虎头虎脑的男人已经上前来，一把拍在他的胳膊上：“喂，老同学都不认识了吗？”

楚未这才想起来，“哦”了一声后，脸上也带上了一些笑容：“丛渊，的确好久不见了，高中毕业后好像就没见过了吧。你现在怎么样，看起来很不错！”

丛渊笑道：“哪里有楚未你混得好，不过是在医院里打杂而已。”

他说着，又朝另一边看了看，找到柳箬后，说：“柳箬，没想到在这里遇到楚未。我就说今天出门会遇到贵人嘛。”

柳箬扶谷雨嫣时就认出楚未了，他和高中时候在相貌上变化不大，但看到他将一个女人推到地上去，还态度恶劣，她就无意和他相认。被丛渊这么叫后，她只得走上前去，脸上也带上了一些交际的笑容：“你好。”

楚未在心里一惊，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她眼熟。

柳箬，初中三年，他们是同学，高中三年，他们更是同桌。只是以前的柳箬有些胖，而现在的柳箬则很瘦，留着短发，瘦下来的脸是近似瓜子的鹅蛋脸，唇红齿白，眉清目秀，身材高挑，只是因为太瘦，又穿着稍宽大的衬衫，胸看着便较平，刚才楚未第一眼差点以为她是个英雄救美的男人。

楚未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柳箬，而且还让她看到自己和谷雨嫣闹矛盾，楚未在心里着实恼自己总给柳箬留下差印象。

特别是此时面对着变漂亮的柳箬，被她的眸子盯着，他便更不自在了，简直像回到了高中时候对着她的不知所措。

虽然心中百转千回，但面上，他却是彬彬有礼，对柳箬笑道：“老同桌，好久不见，女大十八变，我刚才觉得你眼熟，却不敢认。”

柳箬说：“你是贵人事多，哪里敢劳你一直记挂。”

柳箬这话有些破坏气氛，而她以前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没想到现在却变得口齿伶俐知道损人了。

楚未听她这么说，就知道她一定还记挂高中时候自己和她的矛盾。

心里尴尬，楚未赶紧揭过，说：“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老同学相遇不容易，

我们找个地方坐着叙叙旧吧。”

柳箬没有应，丛渊却很热情：“行啊，好。”

楚未又向龚云他们介绍了丛渊和柳箬，在高中的时候，丛渊坐在柳箬的前面，三人位置较近，即使较少说话，但也很熟悉。

龚云对柳箬和丛渊虽客气，但并不热情，他多看了柳箬两眼，因为柳箬的确长相好，气质出众。但她和谷雨嫣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谷雨嫣是香气浓郁的艳红玫瑰，她是长在水中淡雅的白色孤荷。

楚未没再理会谷雨嫣，之后更是要和柳箬、丛渊一起离开。龚云看劝也无用，他心里也不大高兴了，心想咱们哥们还比不上你那两个老同学？

柳箬和丛渊同丛渊的同事告别后，才和楚未一起离开了。

楚未的司机将车停在门口。在楚未的邀请下，丛渊从善如流地坐了上去，柳箬沉默寡言，犹豫了一瞬后也跟着坐了上去。

这辆加长车里空间较大，里面设计也很特别和舒适。丛渊高中时候就是个嘴巴停不下来的家伙，现在更是话多，和楚未絮絮叨叨地说起高中时候的事情和毕业后的事，车里他的声音就没停过。

问起楚未现在在做什么，楚未只是很简单地道：“做些投资而已。”

而从渊自己，则有很多话说，他本科时考上军医大，硕士和博士在S大就读，还在博士期间去美国交流过一年，本来是可以留校任教的，但留校第一是辛苦，第二是钱少，所以他现在在一家名气很盛的私立医院里。今天就是科室的聚会，刚才的另外几个人，有主任和同事。

楚未没了之前在尚虞和人发火的坏脾气，他右腿搭在左腿上，坐姿随意，听从渊说话时神情却非常专注，贵公子气质十足，且风度翩翩，此时的他，已经褪去了少年时候那种傲慢和漫不经心。

柳箬打量着楚未，在心里这般想。

柳箬没想到会遇到楚未，还看到他对着一个女人推攘和发火。

柳箬鄙视男人对女人动手，但她并不能否认，她因见到楚未而心生欢喜。

楚未家世良好，在当年不少出身优越的学生里，也是独一份的，加上长相好，初中时候，已经是年级里情窦初开的女生们暗恋的对象，但当时学校打击早恋十分严厉，倒没有楚未和谁谈恋爱的传闻。

到高中时候，楚未从初中时的粉嫩正太抽条成了高挑俊美的大帅哥，加上学生

们比初中时候更加叛逆和不受约束，明目张胆追求楚未的女生不在少数，更甚者，还有不少女生从其他学校早退跑来校门口堵截他。柳箬记得，他从高二开始就女友不断了，班主任叫他去说过几次，但语气温和，显然起不到任何警告作用。

柳箬那时候有些胖，近一百七十公分，有一百四十斤重，不过眉目间的清秀美丽并没有被胖掩盖住。她即使很少和楚未说话，作为他的同桌，依然被暗恋楚未的女生们嫉妒和诋毁。

柳箬不否认她那时候同所有飞蛾扑火的单纯女孩子们一样暗恋着楚未，但她从没有想过要对楚未告白，只是每天早上早早去学校上早自习时，会先把楚未的桌子凳子用帕子仔细擦干净，然后再擦自己的；楚未扔得乱七八糟的书，她会为他整理一番；在长得高大以至于很占空间的楚未把胳膊肘伸到她的桌子上来时，她总是不断退让，让他坐得舒服点……

这种小心翼翼的喜欢，其实无伤大雅，她曾以为这不该被计较。

只是有一次，已经放学了，一向喜欢在学校里做作业的柳箬还留在教室里看书做题，楚未的校服外套扔在桌子上，渐渐地就滑到了地上去。柳箬听到声音，被吓了一跳，转头去看，发现是他的衣服掉了，犹豫之后就把他的衣服捡了起来，但她并没有及时将那件衣服放回桌子上去，而是拿在了手里。

衣服上留着男孩子淡淡的汗味，即使在穿着上十分注意干净和形象的楚未，也免不了每天剧烈运动后，一身汗臭。

柳箬抓着他的衣服，就像是碰到了他的皮肤一样，让她紧张。

正在这时，楚未和其他几个男生走进了教室，发现里面只有柳箬一人，柳箬还抱着楚未的校服外套，就有嘴贱的男生说：“哎哟，柳箬，你抱着楚未的校服做什么，难道刚才还把脸埋在他的衣服里吗？”

柳箬瞬间满脸通红，将楚未的衣服放回了桌子上：“掉地上了，我捡起来而已，你不要乱说。”

那男生越发起劲儿：“还不承认，害羞了吧，脸都红了。”

又对楚未说：“楚未，柳箬喜欢你呀。”

柳箬是班上的尖子生，名次从来在全年级前三，班上第一。大约正是她成绩优秀，楚未家里希望楚未能够跟着优等生受些熏陶努力上进，才让老师安排了两人坐在一起，柳箬正好长得高，可以陪他坐在一起。

柳箬因为总是一副勤奋的模样，很少和人在一起玩，在班上人缘算不上好，男

生们找到这个可以打趣她的机会，是不会放过的。

柳箬又羞又恼，却百口莫辩，她不敢看楚未，只是赶紧收拾自己的书和本子文具，准备离开。

却听到楚未说：“我怎么可能喜欢只知道做题的死胖子？”

这句话就像一条鞭子，抽在柳箬的心上，让她更是羞愤，甚至抬不起头来，她不得不强装镇定，一言不发收拾完东西就走了。

之后柳箬喜欢楚未的事就传遍了全校，其实喜欢楚未的女生多如牛毛，多柳箬一个不多，少她一个不少，不该引起什么波澜，但大家却不知为何热衷于说她这事，好像她喜欢楚未是多么不自量力的事。

楚未在之后也总做出和柳箬划清界限的模样，这更让柳箬成了被讥嘲的对象，之后柳箬再没有同楚未说过话。

高中毕业后，柳箬上了国内的一流大学，楚未出国去了，之后连消息也没互通过。

柳箬一路沉默不言，坐在那里像个隐形人，但楚未却无时无刻不被她吸引住目光，但他又实在不好盯着人看，只得不时转过头去看她一眼，表示只是出于礼貌在注意她。

第一眼看到柳箬时，他觉得她变化非常大，此时细看下来，才发现她除了瘦了下来，其实还是老样子，她还同高中时候差不多，好像这十二年的时间，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印记。

对曾经出言让她难堪的事，他至今耿耿于怀，对着柳箬，心里总有愧疚，但要他为曾经对她做出的伤害道歉，又不太容易。

高中时候也是，明明那么喜欢她，却在说了伤人的话后，无论如何说不出道歉的话，甚至无法叫出她的名字，就像柳箬两字上面带着魔咒一样。

丛渊在絮叨了一阵自己的工作后，发现楚未看着柳箬，他是个粗神经，完全没发现楚未对着他时的心不在焉，便也看向了柳箬：“今天带柳箬去，是想介绍她也到我们医院。”

楚未因他这话一愣，他刚才一直关注柳箬，却没有去想她要三十岁了，是不是已经结了婚，现在在做什么工作等，被丛渊这一句打回现实，他才问道：“柳箬，你也是医生吗？”

丛渊学牙科，从他刚才的话里，楚未有所了解，但他不知道柳箬做什么工作。

柳箬发现楚未一直看自己，但她闹不明白楚未是什么意思，她想，他大约是新奇于她瘦了，每个高中同学再看到她，都对此惊讶。

柳箬初中和高中时候较胖，并不是因为她是易胖体质，而是她妈妈将她照顾得太好，非让她每天吃很多，将她养胖了，又不让她减肥，柳箬对她妈妈特别孝顺，不敢违拗她的心意。

大学时候，她开始住校，学校食堂的伙食非常差，她吃很少，一学期后长高了些，体重却减轻了三十三斤，她几乎是转瞬间就变了样。

她的大学同学，几乎全不记得她曾胖过。

柳箬神色平和，语气也如她的人一般，如春水春风，轻柔温和：“不是，我不是医生。我现在在做肿瘤机制研究。”

“哦，是做研究？从你高中时候的刻苦就可以看出，你是个研究型人才。”楚未笑着恭维她，又问，“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高就？”

“在S大生物治疗研究中心……”她顿了一下又说，“还在做博后。”

从渊所在的医院，是十分有名的三甲私立医院，要进这所医院可不容易，从渊邀请柳箬前去，楚未便已经判断出柳箬学历不低，而且非常优秀，所以她说她还在做博后，他也没吃惊，只是不知道柳箬结婚没有，有男朋友了吗？

他赞道：“一直做研究也不错。不过，你这么高的学历，得要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配得上。”

楚未旁敲侧击问她的婚姻恋爱情况，但柳箬没有接他的那句话，只是淡淡“哦”了一声，反而是从渊说：“柳箬的确让人望而却步，以前我刚到S大读硕士时，我知道追求过柳箬的就有八九个，等到博士的时候，就只有两三个了，她做博后了……”

他看着柳箬笑，没心没肺地说：“这两年，是不是没人再追你了？”

柳箬斜睨了他一眼，有些生气，“我非得要人追，要结婚才行吗？你先操心自己的事吧。”

之前已经和从渊吵过这个问题了，她本来不至于再因这个问题生气，只是现在在楚未面前，她很不希望从渊说她这事。

从渊道：“我说了，我要等三十五岁功成名就了再找年轻的妹妹，还有几年呢。”

柳箬轻哼了一声，从渊对她这种鄙视不以为意，依然笑得开心。

从两人这种对话，楚未知道两人的关系不同一般，这让楚未生出了一点醋意。不过却为柳箬暂时名花无主开心。

楚未问：“柳箬，你博后之后是想进崇华吗？”

崇华正是从渊所在的那家医院，他这时候加了一句：“崇华是周家控股是不是？我和周家有些渊源。”

楚未这话可谓很明显了，他可以帮她走后门，柳箬却只是说：“还没定，再说吧。”她没说自己要出国的事，从渊便也没提。

崇华有专门的研究中心，经费充裕，设备先进，待遇好，又人性化，还和很多机构有合作，对柳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过她并不想现在就定下来。

在她的心里，人活着的意义，是为了探索未知，一点点地明白这个世界的各种真理，她至今还没定下来的打算，只想再四处看看，所以申请了出国做博后。

车在“浮丘”的院落里停下来，这里是楚未和另外几个有生意联系的朋友开的一个小会所，不对外营业，只招待会员，而会员也不多。

虽然小，但这里显然是一处非常适合亲密朋友聚会的场所。

院落是一处幽静的四合院，装修得十分古朴，院子里种着西府海棠和石榴树，西府海棠早过了花期，石榴树上则结着不少灯笼样的果子。

这里的女领班叫烟烟，烟烟大约是她的艺名，穿着一身旗袍的她颇有些柔若无骨的美感，她对着楚未十分温柔，一连声地叫“楚少”，又说：“楚少有一阵没来这里了，我们这里上了几个新菜，一直等着您来尝呢。”

楚未到这里就如到自己家一般随意，带着从渊和柳箬径直往里面走，到了正房的东间里坐下，这间房十分宽敞，摆设中西合璧，却并不给人不协调之感，反而既古色古香又舒适。

在椅子上坐下，楚未便让烟烟准备些吃的，上茶，不要酒。

烟烟笑盈盈地应下，又恭维了从渊和柳箬两句。

柳箬也算见过些场面，不过却没来过这种地方，从院落所在的地段，以及房屋里的装修，摆设的家具，就知道这里不一般，配着刚才的领班，她觉得这里像是古代秦淮河边的高等烟花地，以至于心里怪怪的，对楚未明显地讨好也没了兴趣。

时间已晚，但楚未和从渊谈兴很浓，楚未做投资，两人便谈股票和医药行业，柳箬听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就很没兴致听，说了一声抱歉，站起身来，楚未抬头看

向她：“怎么了？”

这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柳箬不由侧着脸打了个小呵欠：“我去一下洗手间。”

楚未按铃让了服务生来引她去洗手间，但她一走，楚未对着丛渊，也就没有了夸夸其谈的兴致。

柳箬从洗手间出来，站在走廊上的廊柱旁看院落里的石榴树，又不着痕迹地打了个呵欠，心想还是回去睡觉吧，这些男人说起大话来，一向没完没了。

烟烟已经让上菜，过来请柳箬：“柳小姐，现在要进去吗？”

柳箬对着她点了点头，往屋里走时，又听烟烟说：“楚少第一次带同学来这里，柳小姐真是位大美女。”

柳箬不知她这前后两句到底有什么关联，但对她的这个奉承，她却不敢当：“谢谢，但你要漂亮得多。”随即就进屋去了。

她觉得这个烟烟也许喜欢楚未。

坐上了桌，丛渊继续和楚未大发高论，柳箬随意吃了点就放下了筷子，这里的菜的确做得精致，但大晚上的，她实在瞌睡，没兴致吃东西。

以前也经常熬夜做实验，导师有时候大晚上突然出现在实验室里，看到她在，他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吃的来，让柳箬吃。柳箬每次都非常感动，大吃特吃。自从博士毕业，换了实验室做博后，她就没有大晚上吃东西的习惯了。

对于医药研发，楚未转过头来问做研究的柳箬：“你觉得呢？”

柳箬说：“我做基础研究的，并没有涉及产业化方面，丛渊接触的医药代表多，比我了解得多。而且我只对基础研究感兴趣，以后应该也不会做产业化方面。”

柳箬说到这里就不再多说，楚未笑道：“你真是惜字如金，还和当年一样话少。这样对着我，你是不是不大高兴？”

柳箬一愣，心想他是什么意思：“没有。”

楚未笑了笑，说：“我高中时候人小不懂事，当时的事，你不要往心里放。”

柳箬“啊”了一声，无语了，她没想到楚未居然会为高中时候的事道歉。

丛渊这时候又突然提到：“柳箬以前喜欢你吧。”

柳箬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借着低头喝茶掩饰，说道：“不要提以前的事了，都多久了，人会变的。”

但这话很显然并不否认她当年喜欢楚未。

楚未有些惊讶，心里又像凭空起了一个泉眼，汩汩暖流将他浸润。

十几年前，当时的骄傲让他错过的感情，他不想再次错过。

而柳箬因丛渊那话而起的慌乱，让楚未觉得柳箬也许还喜欢着自己。

柳箬被丛渊这没神经的家伙说得尴尬不已，之后甚至坐立不安，稍稍吃了点东西后，就提出：“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丛渊是熬夜熬惯了，楚未大多数时候也在过日夜颠倒的生活，才晚上一两点，都觉得这时候根本不算晚，丛渊说：“明天是周末，你又没有老公小孩儿，回去做什么？”

柳箬直在心里对他翻白眼：“我实在熬不住了，要回去睡觉，明天还要去实验室。”

楚未看柳箬精神不佳，虽然他不舍得和柳箬分别，却体贴道：“今天的确晚了，丛渊，我们下次再聊吧。这次就散了，你们住哪里，我送你们回去。”

柳箬道：“你们都是夜猫子，继续聊吧，不用因为我散场，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

楚未起身了，走到柳箬身边，习惯成自然地想搂住她的腰，带她出去，但随即反应过来柳箬不是他的女伴，于是不着痕迹将手收回去，说道：“你是女生，这么大晚上去打车不安全，我送你们回去。”

丛渊却毫不体贴：“遇到歹徒，也不一定是柳箬吃亏，她上次在大街上还帮人拦住肇事车，那副样子，命也不要了。这年头，连歹徒也是要命的，谁有她厉害？”

楚未诧异地看着柳箬，柳箬瞪着丛渊道：“你今天酒喝多了吧，总说我这些，我有不要命吗？”

楚未：“女生还是要注意安全才好。”

柳箬在楚未的面前表现出了情绪，她怒道：“我没有不注意。”

声音挺大，和之前总清清淡淡的模样十分不同，把楚未惊了一下，柳箬也意识到自己这么大声不礼貌，便不再说话，提上包转身就往外走。

丛渊这才发现柳箬似乎很介怀自己在楚未面前说她的事，他赶紧起身，去追柳箬：“柳箬，别生气嘛，我就是嘴贱，胡说八道，但我是真担心你。你经常管些不必要的闲事，也不顾自己安危，你又不是老爷们，何必去管呢？”

柳箬本来走到门口了，又回头瞪他，丛渊只得投降：“我错了，我不说了。”

楚未跟了上来：“好了，我送你们回去。”

丛渊：“你送柳箬回去就好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我家和她家不在同一个方向上。”